

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。
把眼泪生死刻入骨髓，把爱恨情仇铭记于心。
之后呢？
赴汤蹈火之后的故事才是人生最值得期待的意外。

若是意外



冰儿 /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若是意外

冰儿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若是意外/冰儿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104-1172-4

I. ①若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8669 号

若是意外

作 者: 冰儿

责任编辑: 黄倩 董晓琼

装帧设计: 蜻蜓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网 址: www.nwp.cn (中文)

www.newworld-press.com 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版权部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10mm 1/16

字 数: 180 千 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172-4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1

那一天是郑千山最刻骨揪心的一天，就在那一天他眼睁睁地看着队友陈东方离他而去。

没有人料到那场车祸会要了陈东方的命，而同在一辆车里的郑千山却安然无恙，只有轻微的一点擦伤。

那可怕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怎么就那么寸一辆车没头没脑地从那个路口横冲过来，当时他开的车，狠狠踩了刹车，却还是撞上；车没有翻，对面的肇事司机和他都是轻伤，偏偏东方出了事。

警察问他的时候，千山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他只记得当时东方喝多了，不省人事地躺在后座睡着了。那天晚上是全国足球联赛北京站的最后一天，球队是一片欢乐气氛。高强度的紧张之后，谁不是

纵情快乐一番。

那晚卡拉 OK，人人唱到半死，个个酩酊大醉。除了千山，都是酒鬼。

陈东方喝得最多，大家鼓动他这次回去之后就把小乔娶回家。他借着酒意，大肆渲染婚礼，好似真的明天要发喜帖一样。

好不热闹，无醉不欢。

男人的世界热闹起来，女人都不是对手。

唯独千山郁郁寡欢。他只喝了一点，始终不在状态。

孟惜云在三个月前就跟他分手了，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嫁去了美国，他如鲠在喉。就连这次最后一场比赛进球了都没能令他兴奋起来。

那晚的心境他和东方是天壤之别的。分手与结婚于男人都是刺激。

他落寞，痛苦，提不起精神，神经大条，凡事没有感觉刺激，可怕得很。尤其是那脸色，好似大病初愈。

他没想到惜云会提出分手，她逼他结婚，他也想过结婚，可正式谈起这事，他却躲了。连他自己都不知其因。他喜欢惜云，也未曾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谈到结婚细节的时候，他却力不从心。

他是真的从心里抗拒，一点不含蓄。

惜云走后，一边痛苦，还要一边镇静。照镜子的时候只有他自己能看到自头顶冒出的阵阵青烟，别提有多狼狈。

东方就完全不同，他热烈、兴奋，他信誓旦旦地说要跟小乔结婚，要到国外大摆宴席。那样子认真，绝无玩笑。

每个人都看得到东方脸上洋溢的幸福。越是这样，千山心里越不是滋味。男人之间的微妙莫过于此。

就在那晚，天知道他们会闯进鬼门关。事情来得没有一点儿征兆

车祸这种事情哪会有对错，几秒钟就可以把你从天堂拉入地狱。

那晚就千山鹤立鸡群，不做酒鬼，当起了司机。看东方已喝得一摊烂泥，再不送回酒店就要出人命了。

在队里，他是东方最好的朋友，这一送理所当然；可这一送，竟送出了人命。

好意却惹出人命是非，这后果可想而知。

这该死的车祸究竟是怎么来的？

千山努力回想着，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。在警察面前正常人都不会表情扭曲，更何况他就是当事人。

他努力一遍遍解释，停下来回忆，再解释，再回忆……那过程就像把人放到油里煎，煎一次拿出来，再煎……

纷沓杂乱的脚步声在医院的走廊里回荡着，不时有人抬着担架往病房赶。

陈东方就躺在担架上面，千山紧拉他的手，不停地呼喊：“东方，你醒醒，东方，东方——”

没有任何反应。东方深度昏迷。

曾经活力四射的东方，奄奄一息，危在旦夕。

千山跟着担架跑着，“东方，东方——”那声音响彻整个医院的走廊，毛骨悚然。

那几步路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令人后脊发凉。

鬼门关上哪有勇夫？个个害怕得流泪。

抢救室的大门“砰”地关上，千山和几个队友被关在门外。那时他还坚信东方一定能救过来，他才二十五岁，是队里最优秀的前锋，那么年轻活力的生命怎会瞬间倒下……努力不让自己往坏的地方想下去，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漫出来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这么多年，除了父亲去世那一年，千山没流过一滴眼泪。

此时的千山鼻涕眼泪一把，一个大男人从来没有如此崩溃。

东方一定不会有事！他嘴里默念，疯了一般。

那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们在一个球队，一起摸爬滚打，一起没日没夜地训练，一起吃，一起睡，是室友、战友、球友，更是知己。

又一拨病人涌进来，他们的目光令千山发窘，四下一望，他才发现自己满身是血污。那是东方的血，此刻却凝结在他身上。

千山把脸埋进手掌里，上下不停地摩擦。此刻，他经不起任何人的眼光。仿佛人人在喊他是刽子手，亲手杀了东方。那滋味才是煎熬。

领队王主任刚赶来的时候，一把揪住千山的衣领，大骂：“东方要是出事，我唯你是问！”

一支球队少了前锋，当摆设最好，还打什么比赛。东方若出了事，会影响整支球队。谁都知道这一点，个个心急如焚。

从东方抬进手术室，领队再未同他说过一句话。

队长张潜把千山叫到一边，反复问细节。千山语无伦次，脾气暴躁。

急诊室的走廊上，充斥着各种聒噪和咆哮，乱成一团。

直到护士、医生出来制止，走廊才得消停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没有医生出来，千山焦急地在走廊间张望。张潜和队里的领导，还有队友们如坐针毡。

生死关头，哪会有人冷静？

走廊大门又一次被打开，是两张苍老的面孔。千山霍地立住，刚刚通知了东方的父母，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出现在北京吧？

定睛望去，竟是错觉。东方的父母住在云南老家，最快也得明

天赶到。两位老人的面孔，令千山不敢多想。

可小乔呢？该不该现在通知她？

在北京比赛时正赶上小乔出国，记得送机时，小乔对他说：“千山，你当大哥的可得管好东方啊，我不在北京，你就是他的监护人，可不许他有什么小动作。”

是玩笑话，小乔说得却认真。

当时千山还打趣说：“你放心，不就是怕那些女粉丝吗，你不知道现在我的女粉丝比他多，也就你觉得东方帅，其实我跟东方站一起，我更有魅力。”

“少废话，你就臭美吧，说好了，你得帮我看好他啊，回来请你吃饭！”

“你放心，绝对原封不动地给你带回来，一根头发都不多，也不少！”

看着千山发誓的样子，几个人笑成一团……

事已至此，怎么跟小乔开口？

跟东方的父母打电话的时候，已如受刑，再对小乔重复一遍，那场面不堪想象。

小乔不似惜云，从未经历波折，性子急又率真，她对东方鹤蝶情深，对她说出真相，不知她会暴发到什么程度。

一阵错乱的脚步声打断了千山，急诊室的门慌乱地打开。

主治医生出来，身上到处是血污的千山最先迎了上去。

“怎么样，怎么样？东方醒了吗？”千山一通狂叫。

医生摇了摇头，“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病人失血过多，头部受了重创……”

走廊里立即响起一片哭声，参差不齐，歇斯底里。

千山傻了一样地站着。他死死盯着医生的面孔，却听不进任何声音……

2

此刻夜深人静，千山静静地坐在电脑前，思虑重重。

打开邮件，他敲了一行字：“小乔：你好。身体好吗？我很想你。东方。”

沉吟了一下，他继续写道：

“我的信箱不知怎么了，给你发的信都退回来了，现在我用千山的信箱给你发信。”

点了一支烟，千山猛吸了两口，拧灭，再继续写：

“我们的比赛快结束了，踢得还不错。你在那边怎么样？采访顺利吗？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丢三落四的，多注意身体。”

写到这里，千山猛得陷入椅背里，一脸痛苦。

此刻才能体会圆一个谎是件多困难的事。

重新挺直脊背，千山继续写 E-mail：

“对了，你哪天回北京？我去接你，告诉我航班号……”手指停顿了一下，“很想你！千山。”

敲键盘的手指再次停下来。千山抚了一把脸，定了定，他把“千山”两字删掉，换上了“东方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把“东方”两字删掉了。

完全语无伦次，一派胡言。

再次深深陷落进椅背里，千山对着电脑，一脸茫然。

房间里静得瘆人。又是一个无眠夜，接连几天，他根本无法入眠。

东方的笑脸幻景一般浮现，还有小乔避无可避的双眼，这一对璧人此刻却成了梦魇，令千山惶惶不能入眠。

那个画面如影随形，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逡巡——

画面里孟惜云还是他的女友，还有东方、小乔，他们四人开心地玩在一起，嬉笑声漾在耳畔。

“千山！”

“东方！”

两个女孩子的声音甜腻，热恋中的女人才会笑得这般。

“惜云——”

“小乔——”

男人的声音喊回去，在山谷回荡，又换回一浪接一浪的笑……

温馨的回忆铺天盖地，此刻却如噩梦来袭，全无快乐回味。

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迂回荡漾，充斥着整个房间。

黑漆漆的夜，始终有一双不安定的眼睛，是千山吗？还是小乔？

东方的父母赶到北京医院的时候，看到一片哭号，已知不妙。

陈母拉着千山的双臂，要他说东方没事。他们的儿子才二十五岁，帅气健康，怎么可能一次车祸就顶不过去？！

千山的面孔变了形，他跪在地上，向东方的父母道歉。

两位老人不肯信，缠着医生让他说实情。

直到尸体拉出来，悬着的心立刻崩溃了，那撕心裂肺般的恸哭，令在场所有的人都黯然心痛。

抱着东方的尸体，两位老人一步不肯离开。

陈母刚要掀开盖在东方尸体上的白布，被千山按住了，“伯母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，东方他，他的器官……”无法说下去，泣不成声。

医生李主任即刻过来，救场一般，他把一张表格放到东方父母面前，“是这样，陈东方生前同意在死后把器官捐献出去……这是他生前签的文件，你们看一下。”

陈母一把将表格夺来，东方面带微笑的照片映入眼帘。落款“陈东方”三个字如针刺入双眼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家东方怎么可能填这个？一定是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我们不会同意的！孩子已经不在在了，连个全尸还不能留吗？”陈母嘴上念叨着，双眼红肿。

“这孩子什么时候填的这个，怎么也不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我们从来没听他提过这事，一定是搞错了。”陈父怔怔地看着医生，边说边抹泪。

一个打击未完，另一个打击再来，谁又扛得住？

李主任无奈地说：“因为这是陈东方之前早已填好的，所以昨天已经……”

陈母疯了似的摇李主任的手臂，“你说什么，器官已经都捐出去了？已经……”话未完，老人已昏瘫到地上。

众人把她抬入病房，一片混乱。

陈母醒来的时候仍执意要看东方的遗容，白布单掀起，再次昏厥过去。

六十几岁的老人哪经得住这个。

在医院的一天焦头烂额，待大家情绪稍微安定下来，陈父将郑千山叫出病房。他自然有话要说。

陈父先问了表格的事。

千山解释：“是，我和东方都填了，这是两年前的事了，只是没想到东方他……”千山不忍看陈父的眼睛，垂下头。

“当时你开的车，对吧？”陈父再问细节。

“那天东方喝多了，我开车把他送回酒店，就在一个路口一辆

车横穿过来，我踩了刹车，但还是撞上了……那司机是酒后驾车，当时东方躺在后面没有系安全带，头部撞上了车门……”千山又将那天的场景重复一遍，噩梦般。

“怎么那么巧，同在一辆车里，东方死了，你却一点儿事没有?!”一位身材微胖的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突然从陈父旁边蹿出来。

千山一怔。这才注意到还有一位陌生人在场。

“周忆!”陈父按住那个男人。看他们的关系像是亲戚。

“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东方在车里睡，我应该……”千山冲中年男人解释。

“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，人都死了!”中年男人不客气道。

陈母接着说：“郑千山，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东方一直跟你一个宿舍，从来都把你当大哥看待，那天你明知道东方喝多了，你就不能小心开车吗？你怎么就偏偏送了他的命啊……”又是哭声。

“伯母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责任，我愿意为东方承担一切!”千山再次跪下，“伯父伯母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我愿意当你们的儿子，服侍你们一辈子……”

“我们可受不起，你承担一切我儿子就能回来了吗?!我只要东方回来，你把他还给我……”陈母狠狠捶打千山的肩背，眼泪四溅。

中年男人又冲过来，“告诉你，郑千山，我表弟不能这么白白死了，我是律师，我要告你！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所有的经济赔偿你一分不能少!”

千山慢慢站起来，“我愿意全部承担。”

“你承担？一条生命你一句话就能承担？我们不稀罕钱，你把东方还给我们，还给我们!”陈母激动万分，不能自制。

“好了!”陈父终于开口，“这里是医院，有什么话到楼下谈。”

一行人去了一层的接待室。

郑千山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上，“伯父，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，你们先拿着。”

东方的表哥一把将信封夺去，“这才几个钱，这点钱你想打发谁啊？”

“我身上只有这么多，回家再取给你。”千山诚恳地说。

陈母将信封扔到地上，“谁要你的钱！”

钞票散落一地，触目惊心。

眼看局面难以控制，陈父说：“千山，你的钱还是收回去吧，我们不缺钱，东方的生命是拿钱买不来的！”

“伯父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情愿那天出事的人是我！”

“少在这儿演戏！”中年男人始终态度生硬，没有丝毫友善。

“事已至此，再多说也无益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全怪你，但我们做家长的都有私心。我们不会原谅你！你的那些钱也请你收好，你好自为知吧！”

陈父扶着陈母转身走出去，一脸决绝。

中年男人补了一句：“他们放过你，我不会，你等着收我的律师信吧！”

千山看着满地的钞票，恨不能即刻就死去。

一直把东方的父母当亲人看，如今亲人反目，苦不堪言。

这仇恨结下，恐怕一辈子都还不清。

他不怨，都是他的错。

他无言以对。

此刻，若能被雷公劈死，似乎才能让他们解恨。

人在濒死的时候反而没有眼泪。

千山呆呆地立着，他巴不得有人过来对他千刀万剐，置于死地。

3

机场出口处围着一圈人，千山夹在里面，疲倦的双眼不停地逡巡。

飞机已晚点半小时了，千山紧盯着出口处，不时探身张望。

又过了大半个钟头，一身红衣的小乔从人群中跳脱出来，神采飞扬。

千山使劲冲她招手，小乔拖着行李，一脸灿笑。她欢快地扬起手，“郑千山——”

千山神情一敛，快速走过去。

小乔扬眉一笑，“咦，怎么你来接我了，东方呢？”

那笑容令千山刺痛，他把墨镜戴上，拉着小乔的胳膊，说：“从这边走。东方有事，让我来接你。”

“他还发信跟我说要来接我呢，怎么又有事了？”小乔的双眸瞬间失去神采。

千山不回应，只顾着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。

出了机场大厅，小乔又问：“这家伙到底有什么事啊？”

千山满脸紧绷地答：“队里有点事。”说着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
小乔神色一凛，“队里有事？到底什么事啊？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“先上车再说……”千山拉着小乔奔向出租车。

小乔仔细看了千山一眼，“郑千山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，东方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千山不由分说地把小乔推进了车里，“先上车。”

小乔跟着千山上了车，嘴里还在嘟囔，“你快说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千山跟司机说了地址。汽车在沉默中行进。

除了沉默，千山再想不出拿什么来应对。

小乔狐疑地看着千山，从未见他如此严肃和慌乱。

千山把脸朝向窗外，小乔的目光快让他窒息。

一段超长的沉默后，小乔绷不住了，她审视着千山问：“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东方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
“嗯？没有啊。”他故作镇定地看着窗外，“可能队里找他开会吧。”

小乔目不斜视，她直直地盯着千山的眼睛：“郑千山，你骗我，东方出事了对不对？”

千山看着窗外，还在狡辩：“没出什么事儿啊？能出什么事啊……”

霍地，小乔抬手把他的墨镜摘了下来，他们没遮没拦地对视。

千山立刻把墨镜夺回来，重新戴好。小乔的眼神像把锥子，将他刺痛。

又是一阵沉默，只听窗外的风呼呼入耳。

千山慢慢把头转回车内，小乔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那揪心的表情令千山几乎快要落泪。

“先回家吧……回家以后我们再谈……”千山的声音颤颤巍巍，小乔听出了端倪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，之前东方说过回来要给她惊喜的，可他怎么连飞机都不来？难道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？

小乔立刻掏出手机，拨东方的号码。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……”

“怎么会关机？”小乔不可思议地望向千山。

千山不语，下意识地推了推墨镜。

小乔把满肚子的疑问憋在车厢里。她的预感向来准的。就像以前她预感东方会打电话来，果然几分钟后电话就会响起来。此刻，并没有惊喜的预感，千山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

“司机，麻烦你开到观园小区。”小乔突然冲司机说。

“不是先送你回家吗，去观园小区干吗？”千山急道。

“我要先见东方，不见他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
司机看了千山一眼，左右为难，“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观园小区！”小乔笃定地说。

“小乔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先回家，东方已经不在观园小区住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他搬家了？”小乔吃惊地看着千山，不知所措。

千山沉默着点点头。

“他搬哪儿了？”小乔追问。

“静月山庄。”千山道。

“静月山庄？那是个新楼盘，这么大的事他怎么一句都没提过？我出差前他也没说啊。绝对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呢？他什么时候搬的？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小乔激动起来。

千山喉头一哽，“他，他还没来得及……”

小乔直直地盯着千山的脸，打断道：“东方有别的女人了，是不是？！”

千山摘下墨镜，恳求道：“小乔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司机突然打断道：“我说你们俩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已经过四环了啊。”

“去东直门吧。”千山又转向小乔说，“先去我那儿吧，到家我跟你说。”

小乔的脸色一阵煞白，她盯着千山的眼，身子没动。嘴里不停地念：“我就知道他这次肯定有事，E-mail也不常发，我给他发，他也不回……该死的家伙，陈东方他到底在哪儿?!”

小乔越说越大声。

千山一声不吭闷着，脑子早已乱成一锅粥。

四十分钟后，出租车终于停了下来。

小乔朝外面看了一眼，坐着没动。

千山下车后，替她把车门打开，又从后备厢里把行李拎出来。

小乔却把车门砰地关上。

“小乔，下车，到了。”千山走过来。

小乔不看他，执意说：“我要去找东方。”

千山急了：“你先下来……下来再说!”

小乔不理他，冲司机说道：“师傅，麻烦你去观园小区。”

司机左右为难。

千山把车门拉开了，正色道：“楚小乔，你先下来！我告诉你东方不在观园小区住了，你去干吗?”

“我不信——”小乔一吼。

千山猛地把车门打开，一把拽住了小乔的手，“你先下来，上楼我跟你谈!”

小乔犹豫了一下，跌跌撞撞地跟着上去了。

千山的家整洁宽敞。认识这么久小乔第一次来这里，气氛却是从未有过的凝重。

千山和小乔一前一后进去。客厅里放着一张千山和东方的合影。两个人穿着球衣，彼此搂着肩膀，笑得十分灿烂。小乔一眼看到，她径直走过去，狠狠看了两下，坐回沙发上。

千山给小乔倒了一杯果汁，递给她。